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十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十

胡聲甫南唐雜詩序

南唐當五季擾亂乘時竊據奄有三十五州之地聲名
文物鬱爲九國之冠其記載尤爲繁博戚光所更僕而
數者曰烈祖開基志曰烈祖實錄曰吳錄曰江南錄曰
江南別錄曰南唐近事曰江表傳曰江南野史曰江南
館載并馬胡二家凡十一書余所見者近事野史二書
而已高遠撰吳書書未成卒焚其草故多遺落徐鉉湯

悅皆李氏舊臣降宋後奉勅撰江南錄悅無一字可考
鉉著三主論王安石言至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
以歷數存亡論之得春秋箕子之義陸游著書取以附
南唐紀之後可見者僅此數百言別錄爲陳彭年撰吳
唐四主傳也鄉前輩吳太史任臣緝十國春秋曾一徵
引太史博聞廣見諒曾親見此書而今不可覓矣陽羨
馬元康世家金陵多記唐事書未成而卒孫令繼成凡
三十卷書法多倣春秋其題女憲書後猶云南唐載籍
疏脫則其探索也精矣金陵胡恢博聞強記臧否人物
元康自烈祖已下謂之書恢謂之載記丞相蘇頌嘗非

之陸游用史遷法自烈祖而下皆爲紀游書傳而恢書
遂廢今世所行惟馬陸二家差爲完善考信之士將於
是據依焉胡孝廉聲甫養疴杜門罕接人事縱覽羣籍
以自娛以吟事貫史學著南唐雜詩百首提要鉤元於
是乎在論斷出其中詠歎淫佚亦出其中洵史學之階
梯談藝之津筏也僕老而耄忘曩之所記十不得一二
受而讀之耳目發皇神智長益顯顯如遇故物焉則聲
甫之益我深也或者獻疑曰馬陸二家互有同異專用
馬書無漏落乎曰馬詳而陸畧也馬書幾倍於陸辭贍
而事完馬可以該陸陸不能該馬也陸不肯著名懼以

私史而干戾馬承先業若遷之繼談固之繼彪思廉之繼察有世學焉有舊聞焉或又曰馬書不足復益以近事何也旣徵近事則凡所謂江南野史釣磯立談王銍之記僧文瑩之錄陳霆之紀傳吳任臣之春秋其書具在何以不均引也應之曰此爲聲甫陶冶性靈之物非以砭疇駁鍼疎陋誇奧博而資證據也龍衮撰野史凡八十四篇而今已軼其半焉書具有之立談說部不足以史稱銍與文瑩皆國亡已後之事不可屢入霆與任臣代近不得稱史概從割棄作者豈無意也而乃咕咕喋喋以此相難過矣疑者唯唯而退余乃悉記其語以

復於聲甫遂書之以爲南唐雜詩序

天啓宮詞序

明社之屋肇於萬歷之季庶政叢脞萬幾闕冗論世者
謂以烈皇振作之天下猶可爲也繼之以熹宗妖狐女
鬼蜮蟹依倚諂臣弼士駢死牢戶國家元氣至斯而斲
削盡矣卽其張后疎遠裕妃幽死永巷之間皆爲偵事
之所宮人無貫魚之寵阿保司牝雞之晨乘輜而過一
空同慢而商賁處此固外廷所不及知左右史所不能
記也琴川秦秀才楚芳發憤時事搜輯舊聞嘗爲宮詞
百首巷伯之刺春秋之筆削寓焉竹垞檢討謂其指客
魏過多於德陵起居獨少此刻論也德陵童騃制於羣

小詩中三致意焉可爲委鬼之董狐德陵之南史豈可
以王建花蕊等作一概相量哉竊怪楚芳儒生何從見
聞而詳悉若此以云酌中志則內書堂二十四司涿州
進香備言之矣以云玉鏡新譚則逆閹始末招權納賄
緹騎四出生祠徧天下備言之矣以云桐下听然則惡
醜鴟張謀爲不軌及貫盈被籍金錢充牣備言之矣若
夫敘鬼瑣次嬉戲飲食之微技作之細宮中行樂秘少
有外人知楚芳何所據而知之何所知而歌之詠之占
燈擁髻有樊通德其人者乎吾不得而知也是詞爲同
邑陳棕所竊向有鏤板吳中徐編修大臨已辨明之海

昌吳君葵里復得元本重加刊定而正其註之不可解者楚芳一腔孤憤借聲韻以抒寫其萬一所謂誅姦諛於旣死豈爲德陵傳一二軼事哉邑子盜竊名氏湮沒者幾百載得大臨而乃顯又五十年而葵里復表章之九原可作得二知己可以無恨矣

趙編修使滇集序

今天子臨位之十載吾友趙編修橫山試於殿廷文學爲第一遂奉明詔使滇歷辰沅越貴筑執契司匠掇其殊尤無玷於成命已乃綜其往來行役之什百有餘篇而以使滇名集夫登高能賦謂之大夫固爾滇土之闢蓋二千載於茲持節於其域者未易更僕元狩以來之建置牂牁鄯善之侵割南詔之分井段沐之苗裔沙楊之醜類雲邁滄海之書墜簡遺文與夫磨崖鐫洞之故蹟輜車所指皆可以提鉛槧而記之如楊終傳如常璩志如韋臯事狀爲可傳也第以其詩而已謂可以

畢使職與吾爲橫山解者有二銜命瞻星究無虎節簡
書折柳更迫瓜期朝議責以稽延外望又疑濡滯此謂
程以時也山川嶮刺關津阻脩琬戈銅鼓殊諸葛之威
金馬碧雞異王褒之祀此謂格於地也兼此二難抒其
千慮觸咳卽珠援毫成采刻畫山靈影寫雲物環諷之
餘其可恃矣抑昆明爲金珠淵藪叩竹之杖吐嚙之花
吉貝之布洱茶蒟醬赤銅石綠之饒郊車可載橫山泊
然一無所嗜以其清到之思與山水相獻荅雍容揄揚
播皇風於萬里之外三宣六慰朝寫而夕徧顒顒然據
德依仁而藻悅其耳目廼知辭之不可以已也則斯集

之作於周官擇誦小雅四牡之義爲有合曩所執以相
難者固可備掌錄資博識而以求之詩人之本旨蓋逃
乎其有間也

申改翁出蜀集序

毛萇詩傳以登高能賦爲九能之一嗣後行役之大夫
徂征之遊子侈登覽崇交遊南閩則曰啖荔西粵則曰
騶鸞觀海望嶽交張名目屢更僕而數之不能終也吾
以爲維蜀則最難何也蠶叢鳥道山川奇險甲於天下
瞬息而過精神與會牙角相拒而氣不懾語不貽一難
也生其鄉與夫宦轍所至唐若李杜宋若蘇若陸范其
詩怪偉絕特與劍閣之嵯峨相峙而欲插齒牙於其間
出一奇制一勝又難之難也吾於本朝得二人焉漁
洋司寇紀程之作爲多蜀道一編獨爲諸集之冠海鹽

馬黃門墨麟廉訪川東以僞傑廉悍之才奪奇於司寇之外余志大而才孱意謂而今而後遊不必蜀蜀則斷不可以詩藏吾拙亦以安吾分也申子改翁捧檄入蜀踰年卽歸出其出蜀之集以相示曰子爲我序之改翁負鞭霆裂電之才經風涪雲棧之險習坎入坎易象所謂重險也出險則必有危苦之辭以洩其輪困鬱勃之氣盤空以造語構虛以運奇森拉雷厲以結響穿溟滓破餘地以遣思其才也亦其勢也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六七鉅公前後相望若晨星落落可數改翁以晚進後生起而參措其際狄斯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孟獻子

謂其有力如虎顏之推經砥柱以汎河作觀我生賦李
百藥謂之神勇以斯二者相方改翁蓋有過無不及也
余曩之說誠不知天地之生才無盡亦不知才人之出
奇無窮六七公冥冥之中或心相許而改翁則目笑爲
無志者也然漁洋墨麟不料後之更有改翁改翁而後
更有嗣音者乎縱其有之余視蔭朝不及夕其能及見
乎存此意也吾執前說仍堅請以質之當世之健於斯
事者甘苦疾徐之數諒當默喻也

符葑林雪泥紀遊藁序

歲丁巳春予友葑林符先生南歸省墓渡錢塘暨三天
子都周覽其景物息鞅舊里百金之裝周貧問疾隨手
散盡既還京師手一編相託曰斯吾雪中鴻爪也今之
號稱詩者登臨攬結之作填塞宇宙而傳者百無一焉
何也夫詩者持也山水方遠性情不足以持之譬猶鼠
空鳥卽過則畱久則掃滅盡矣余讀酈元書漸江之水
發源黟山泝錢塘而上經歷漢縣有八其間樓林紫谿
之勝烟華蕩搖泉石清急數疑神仙窟宅於是必有雲
霞縹緲之詞與之相配葑林體無凡骨意尚高邈潮平

日落空江無人萬慮壹澄靈響獨結釋道研之稱蘇瓊
所謂竟將我致青雲間何由論地上事也此誠內景之
博徒真誥之別子子故標舉其趣以告來遊來歌者不
有超絕人外之作豈可獻酬山靈哉

西山紀遊序

昔嚴儀卿以禪喻詩謂之知詩未謂之知禪也有禪人之禪有居士之禪寒拾振奇瀑泉石門嗣響此禪人之禪也藝林擷以爲方外之宏秀龐老絕啗天覺無姑諸公繼作此居士之禪也象教演以爲住世之法輪今且岐禪與詩而二之又岐禪人與居士而二之義海久枯慧珠失握天籟不鳴口毒彌世詩禪兩絕豈獨眴衣白足之徒專其責乎天瓶石亭兩居士薄遊西山輒造思議機鋒旣捷公案屢翻是禪是詩不能定也歸以質乎杭子則釋矣天瓶居士彼禪所謂大導首也如香染衣

如月印水解脫文字住正見地以禪爲詩者也石亭居士詩海中所謂獅子音也如珠涌光如塵現剎透發微妙修正法藏以詩爲禪者也僉曰諒矣哉子之爲二家騎驛也

盤山紀遊序

蓮坡查氏與客遨於田盤之山著其所睹記相率爲歌詩以張其事客有難曰凡今之遊以爲適也勞形怵心懂而得達壹取償於清峭幽曠之境其得失也均悅生之道不旣迷惑矣乎解之者曰遊乎方之內者皆疏屬之桎梏也與絕之區猿猱然乎哉而今乃以安神輔體特聞母亦不巾櫛者足不踰梱外童騃之嬉局乎州巷耶且夫擇損莫若輕擇益莫若重瘁其形體以益耳目瘁其耳目以益神智明者猶將擇而處之矧其山川能說登高能賦歎客之以遊爲訾非其憚遊乃其憚於言

遊耶難者曰采杞之勞人以從事而陟山載馳之大夫以控告而行野古之人以經歷爲本以咏歌爲末倒道而行與迂道而說無有也諸君子洵工於說且賦矣而必藉遊以自見是詩以遊重非遊以詩重也其爲選事斷斷矣解之者曰人雖重性以貶繆必不至惡山水爲不足觀人雖蠢愚以冥頑必不至鄙詩章爲不必作盤山爲幽薊之雄鎮頽波歷谿秀嶺界脊寒青暖碧紛錯駭矚殆遊茲山者所同也諸君子踰險阻凌霜霰獨相於于冰寒木脫之會其扈而迤而呀然窪然者高下異類顯伏異迹離朱無以騁其目顏回不能極其望也皓

汗皎潔天以一雪軒豁呈露其奇二三子攬臂乎千仞
之上左覽滄溟右顧勃碣清神濯魄目營千里颯颯乎
茲日之樂殆非遊茲山者所同也昔舒元興作序白一
篇迹其所遊祇青龍寺門一處卽以爲衆骸躍舉若生
羽翎諸君較之奚啻什百喜斯詠又何疑乎若客所云
豈慕之而不能至至之而不能詩能詩矣不足以示遠
母其有媚心歟而爲是喋喋也諸君子曰微先生辨不
足以解客嘲請書以爲盤遊詩序

佛日紀遊集序

杭饒佳山水近尋者不盡遠寄卽重湖三竺距會城不數里馬傭夏畦雜沓鱗萃而其間深沉幽翳林徒雲客之棲托或渺若殊庭稀絕新眺將無侈華朏麗佳思已殫妙遠之悟有間襟宇佛日淨慧寺距會城抑又遠矣數君子者踵眉山之廼沿追鮮于之盤憩招邀牽拂以次宣遊蓋其繼先士之跡也比諸顏延之歐陽詹之于曲水顏真卿陸游之于東林柳柳州黃豫章之于愚溪一過再過類益公之至廬山長公之邀赤壁而僅而獲與不拂願往復殊乎武陵之幽蔽桃榔之乖違諸君子

山水之緣殆有夙契哉夫沖深虛寂神應自然有貺于心宜注于手諸君子欣對不足溢爲文咏秀情超拔方駕往賢固是無歉余因循羈紲有媿芳流邈想神鄉輒披衆製若綴目圖繪幽致歷歷可念所謂澄懷觀道卧以遊之殆庶幾焉諸君子者豈以余爲非儔也歟

汪西顥津門雜事詩序

直沽七十二水發源於狐奴醴渠潴壅環注數縣其南
與河通波北瀆大海芟葦贏弊之利甲於畿甸以形勝
計亦一大都會也間嘗鬱懷古之情身歷其地無深巖
大谷可以寄瞻眺之用訪求其風俗其地著於此者貴
耳而賤目守土之吏類皆志怵體侈薄雕蟲而不屑爲
至若賓朋旣萃舟車刺促推襟送抱之餘又不暇以搜
采爲能事以故津自新邑於此雅道之壇坫仍榛莽而
未有所闢吾友汪君西顥滯淫是邦載離寒暑有南湖
賢令君以爲之囊橐而蒐討有藉有水西查氏以恣其

遊息而酬唱不孤參稽地乘溢爲聲詩意主於揚厲風
騷表章士女正習俗之譌著土風之異蓋以詩傳事非
以事爲詩也夫山川寂寥城邑隱賑攬奇紀勝之什遽
數不能終物大抵詳南而畧於北津門地非阻僻當前
修既往墜簡就湮之會其緒積數百年而未出西顙一
客卿耳一旦抽妍騁秘抉發之而無所餘豈非談藝者
之權輿省方者之惇史乎力不能家到而戶說是宜大
書深刻磨厓石以不朽惜乎此地無深巖大谷可以供
碑材也

翟晴江東臯雜詩序

自宋楊蟠次公倡爲五言百首以詠歌兩湖之盛繼是
以往代有作者友人趙谷林兄弟相率爲南宋雜事詩
多至七百餘篇然其於城東之勝概以天水爲限斷或
不能無漏遺焉翟子晴江家艮山門外聚國族者幾百
年樂其土風旣輯東臯雜記如干卷客邸多暇復成雜
詩百二十首里中賢達咸謂足以媲美谷林余嘗第其
工苦則晴江所處較谷林爲難錢唐山水甲天下都城
內外廣衍幾百里坊巷之櫛比花柳之靚麗朋筴酒座
文翰四飛谷林悉得取而彙之晴江所采南不越白石

湯邨北不過臯亭臨平荒塍廢刹流連憑弔其踪跡無
幾論其地則廣狹不侔其難一矣小山堂圖藉埒於秘
省益之以四明范氏廣陵馬氏之借鈔加之以吳君繡
谷亭之欣助窮蒐博討傾筐倒庋而不惜晴江索居京
國所謂殘圭斷璧者多得之於借齋閱市之餘論其采
輯則勞逸懸殊其難二矣谷林兄弟清才交擅沈吳符
厲諸君以比事屬辭爲長技出奇制勝因角逐而愈工
晴江么絃孤韻獨寐寤歌論其興寄則因創各異其難
三矣備此三難然猶其辭爛如鋪列錦繡其音鏗如均
調玉石或一詩而綴以數事或一事而繫以諸說比之

於谷林若東廣渺之補亡若呂紫薇之續派其用力何專以勤而其才又何宏以肆也余於家鄉逸事十不省一二晴江不自滿假猶復以拾遺糾繆之事相責余何知哉厲君太鴻吳君西林皆予與晴江畏友也試歸而求之必有以益子矣

沈怡齋師山草序

師山在茂苑余身未接不知其若何深秀也山有寺曰法音余足未到不知其若何幽邃也夫何巖望之嵐翠禪房之花木顯顯在吾心目時時滅沒於吾胸臆而不能去則得於怡齋沈君之詩深也怡齋生於其鄉與其密友二顧先生讀書於山寺寺外卽山也山外皆塵境也程一日之功誦讀分其一談讌分其一吟嘯分其一其餘日則皆登臨眺涉也以烟雲爲供養以木石爲朋友徒灑濯毛髮澄定氣志發皇耳目溢而爲清思流而爲美句其天全也吾不知世有青山於謝朓李白之詩而

知之又不知世有白閣於杜甫之詩而知之師山一部
婁耳與青山白閣殊矣數千餘年待怡齋而始顯準諸
公羊名從主人之例雖謂怡齋爲師山之主入可也怡
齋往矣有才子曰景運能世其學介老友邵行健來請
序夫怡齋之詩自爲之而自序之則旣爾矣余豈能益
以一言哉姑以我之獲益於怡齋者而序之可乎行健
曰可哉遂書之

黃西清蓬廬小志序

且人胡爲而有言哉言者衷之旗衷有虛實則言之華
朴分焉衷有淺深則言之繁簡判焉易曰修辭立其誠
言之非誠是讐言也是譌言也多言之不如少少言之
更不如無昔周成有嬛疚之什仲賢有風樹之喻勃于
胷斯迸於口質而稱之弗疑其朴以簡引而伸觸類長
之亦不得目爲繁而華也同里黃君西清少孤事寡母
以孝稱母沒合葬二親於萬松嶺衣食奔走三十年歲
久而思益永歸與兄繭園謀結廬墓旁居之繚以周垣
堂室門阡家資祭具罔弗周備爰就是間日積月累之

所營築霜履露踐之所愴悽宵盤晝憩之所取資目色
耳聲之所裊觸一一著之於言高下短長物惟其稱無
雕斲更無滲漏窺其隱會無冀乎立言者特以愛慙之
至誠中而形發於其所不知動於其所不能自主左之
右之坐之起之洞洞屬屬旣不獲盡言復不容已於言
而又幾若有默導其爲言者分體別類彙而輯之署曰
蓬廬小志披其文若偕荀何爲周旋也味其旨若親曾
閔之聲歎也身證之而使人瞿然以慕三復之而使人
悄然以悲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古人之說豈欺余哉君
家世多孝德文強叔度傳誦不朽卽如東坡薦山谷云

瑰琦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君旣兼之蓋
亦不愧今之山谷矣吾聞天氣混沌孝在其中士庶孝
則澤林茂浮珍舒恠草秀水出神魚方儲蔡邕許孜吳
隱之皆其前事也吾行見夫鳳麓之東雲居之西盤盤
焉囷囷焉所爲鎮羅刹而控金牛者左江右湖神明永
祥疊應嗚呼信如是人豈惟家庭之慶殆亦邦國
之慶也歟

道古堂文集卷十四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上

方鏡詩序

商秋旣謝端居多暇良書獨擁善談無析同里周君心
羅棘場戰罷來相過從篋中小鏡廣不盈握其形正方
余愛夫徽徽溢目英英流爽摩挲周玩首成四韻八章
旣而同調過暱屬和寢廣侔色揣稱抽秘騁妍不自知
其才費也夫誌瑤英之瑞者表異同光挹芙蓉之姿者
鬻奇四照方其珍匣乍啓明蟾初凍循市則恒問紫丸

顧兔則長瞻絳氣鑄成金背無假盤龍襲以素紈寧誇
織錦每視神儀之標映共知止水之淵淳久飭廉隅都
忘圭角探秦廷之秘事徵晉苑之舊聞斯則塵目由其
頓清方心以之永澈者矣若廼籍智數典乘幽照理義
隨情合韻以例分豈無獨榮心靈偶託豪素鄙人延結
佇望投遺蓋溯流者窮源分途者一趣記猿言於石室
奧解都非聞鹿語於仙壇精思不任朝陽明水藉甚傳
咸之篇兔苑龍光麗絕江郎之句庶幾來響無愧前塵
或以新餐益其故憶苟風雅猶傳爲盛事卽波瀾欲到
乎古人茲特錄前後倡和若干篇釐爲十卷敢云却月

尚不類於覆卮未便障風勉相尋乎負局健於茲事者
或有取焉

丁香詩序

花之顯於北地者丁香特有瓌瑋奇麗攢蹙纍積之觀
譜草木者顧闕弗載卽昔之歌詠及之者靈妙空雋之
句不挂於人口則其體物難肖之故皎然睹矣余寓齋
一株枝格繆屈綠蔭出戶外下可布三數席花時賓客
來遊衍者輒形之歌詩今年復舉斯會則胡徵君首倡
四韻繼而作者如千人聞而和者又如千人不可不謂
斯花之遭也都爲一集以示遠使知一草木之微吾與
二三子之勿憊置者有若此矣

半春倡和詩序

半春倡和詩刻旣成諸子謁序於余余曰諸子之爲是詩也流連光景雕刻物理則旣爾矣抑詩之所以作與夫所以名詩之意可得考而原乎諸子曰盍言之曰聲音之起由律生也而律與歷同原聖人觀中星以定四仲故八方之風各以四十五日而自至揚子雲云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律相協而八能生馬防亦嘗奏請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道和氣以順時令於是乎在今之詩古之樂也淫蠹而不可聽與古戾矣諸子乘流觀化極意命物其人爲太平之幸民其詩卽

爲天地之中氣而一春之中不極其欲得半而止是傳所謂思而不淫也是蟋蟀之詩所爲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者也或者難余子以律歷言樂漢制十二均各應其月氣而五郊迎氣亦有四時之樂卽靈臺之奏十二門詩具焉半春之旨不畸偏歟曰漢青陽歌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壝處傾聽迹其時序所述不過雨水驚蟄而止而郊廟之祀用之以迓春祺諸子之稱詩節而不敢過不於古有合乎因爲追探原始敘其語如此

王古草和陶詩序

四聲肇始而韻事方滋詩之有次有和也其諸善迹者之繼行善歌者之繼聲歟然而勝奇崛之句者易爲工嗣平夷之響者難爲繼齊梁以降爲詩者剖字鑽響不知其幾千萬也而和陶詩者屈指不能十家唐宋以還論詩者吹毛索瘢又不知其幾千萬也而評陶詩者約計不過一卷豈非淳古澹泊之境爲談藝者所息喙乎山陰王先生古草風流澹宕遺榮人外嘗集陶詩贈余中有溢美之語余竊喜自負余非第古草品目所及乃受品目於靖節爾已而古草以其和陶詩來使爲之序

夫學陶之難與和陶之匪易固然然猶以其迹也綜其身世觀之靖節遭逢喪亂飢寒頓踣不忘家國心遊古初之際自比羲皇上人其見於文字者一則曰無懷葛天之民一則曰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沖襟謐宇婉而成章三代以後第人物者吾以爲柳下之後一人而已古草躬際堯舜逍遙佳日崇高尚之操結和平之響境既不同柴桑志亦遠異義熙卽其懷文抱質非雕非蔚宗經誥以矯訛緯道風而秀世靖節所謂安得素心人樂與數晨夕者古草足以當之矣余嘉古草誦法之高因粗述和陶之所以難者告之誦古草之詩者又知余之

所謂難非古草所短也

徐學圃輓詩序

以文字譽人者無情之辭旋即毀棄其不可以終日也
明矣蓋棺論定是非明白猶斷斷焉較量於一字之褒
譏而不肯少有假借況羣然以美號歸之而無疑乎若
夫道濟不窮及物者遠遺澤之在人心鋸而不舍美斯
愛愛斯傳崇獎乃爲不誣歌詩可以徵信也學圃徐公
樹立宏遠籠蓋萬有施仁行惠不可毛舉錯舉其三數
大端而公之生平見矣歟邑人文蔚起爲六邑冠而贊
舍湫隘宮牆侈剝培高浚深公感然引爲已任聳翠流
丹翬飛跂革旣還舊觀復擴新制圓橋而觀成者僉曰

厥勲懋哉而公不尸其功傳溪大宗之祠圯不修者有
年矣小宗之祠未建也謀於兄筠溪及羣從子弟乃勤
樸斲乃勤丹雘自堂徂基三室咸舉繫牲有碑反爵有
坵飭籩鉶潔壘洗考金石宜聲詩以妥以侑韓子所謂
飭稚昧以永久者繫公力是視宗譜旣脩而老死不相
往來吉凶不相通問三十八派之人渙而未萃也族人
穀符議建統宗祠於篁埕祖里公慨然獨肩其事會病
失音久稽諾責鬱陶乎余心終命兩孫度地裁宇經之
營之浹歲歲事奠世繫辨昭穆合族之道始全兩江分
省三年仍大比於金陵安徽學使者建節姑孰江北錄

科之士奔走恐後勞費可念公買宅一區陳請改建學
署上無經費士免跋涉利濟至今迹公所設張舉措有
因有創費皆不貲勞每獨任所謂積而能散者非與生
則可賓於鄉歿則可祭於社士友薰其德者久而懷思
競爲詩歌以挽公於旣歿文孫本增本□都爲一編請
余序其首簡公刮磨豪習勇於爲義余嚮不識公聞其
風而興起秉彝之好猶人也蕪累之辭藉公以重所獲
多矣是役也懽欣鼓舞喜談而樂道之猶諸公之志也

陳江臯對鷗閣漫語序

詩道廣詞道狹自邦畿以至天末人皆可以爲詩而詞則淮楚以北鮮有及者蓋其道以懽欣閒適爲主追風雅之末軌暢人心所欲言風日旣佳魚鳥可玩水邊竹所有其地舞裙歌扇有其人香爐茗椀有其供有洞簫絙瑟悽戾宛轉之音有畫屏銀燭藏鉤賭酒之樂有登高望遠懷人感舊之情有上如抗下如墜抑鬱不得泄貽蕩不得返之趣吾故曰非其地不可以爲詞強而爲詞詞亦似詩對鷗閣漫語陳子江臯倚聲之絕唱也陳子生於錢唐山水之鄉往來竹西歌吹之地吸金焦於

酒栢挾南北兩高峯如几案竹町爲之賢兄樊榭爲之
密友青鐙雪屋中幽吟苦語浸淫不已欲詞之不工其
可得乎予索莫居京吳歛越唱歷久不接於耳南來諸
子若當湖陸南香義興史侃存里中江研南皆出新詞
相餉已詫爲絕特之事今得江臯與三君而爲四焉夫
雍門彈而孟嘗隕涕韓娥泣而一市盡移聲音感人不
間風氣紅埃堀堞之區試爲詞道開設窳奧優柔曄緩
之音亦可以變悲歌慷慨之概惜乎可以語於此者難
其人也

范次岳寫春詞序

錢唐范鎮字次岳工詩餘客死揚州友人傳寫其所作以屬予序序曰次岳娟好如弱女子詞旨婉惻翩然若飛鳥之依人然孤性耿耿堅不可犯羈孤憔悴體弱不能自振得嗽上氣疾每發咳逆不可偃仰呻吟徹晝夜或十日或半月不止少差則雕鑕小詩抒寫胸臆間倚聲爲曼調圓珠哀玉摧氣迴腸聞者皆爲色動友人馬君嶰谷輒下聘錢爲廣陵擇對愛玩賢妻甫臻期歲幽蘭忽摧而芳韻未歇有詞一編題曰寫春從所志也嗚呼惑溺閨房昔人以爲傷生之事雕刻肝腎昔人又以

爲伐性之斤二者交譏而斯人均不能自克豈天之限
之歟曩余取道邗溝次岳輒箋短言奉貺疎寮夜雨永
別無期循覽斯編不禁淒其欲絕也

朱適庭百緣詞序

三十三天色界欲界居其二七佛皆有妻有子如來爲太子時有三夫人有六萬采女上天之最尊者帝釋采女多至四十三億二千五百人娶修羅之女以其美也後與諸采女戲池中女以告修羅遂有戰鬪之事閻浮王晝則治事夜仍與諸采女娛樂佛家初不諱言色也沙門出家貴童真僧祇律首戒在淫立言又戒綺語據佛所說男女情欲有曰以相視爲樂以相看爲樂以相抱爲樂女以觸爲樂男以出不淨爲樂其穢媒更有甚於閭巷之所談議者而經典中一一備言之何也人有

情物有理緣人情窮物理不極之於其所至而其道不出也循其迹則亂泥其言則迂存其理於三千大千之世界而已新安朱君適庭工爲倚聲寄情於釵飛釧動而以鏤空繪影之思爲沁園春百闋題曰百緣夫百緣大藏有其經清源居士詮之以爲恭敬莊嚴三寶受大福報生天得道及慳貪作惡墮餓鬼等種種善惡因果凡一百緣適庭窮形盡相洩造化之秘鑰窮鬼神之情狀是以筆舌作惡也吾嘗用佛之所說者以解之大愛道比丘尼經云女人作沙門精進持戒受請受食行路入室出戶種種戒法當除滅八十四態夫所謂八十四

態佛未嘗悉言之也以意度之大約如適庭之所云云
者適庭代佛說法爲普天下童女普天下諸長者婦普
天下諸比丘尼行住坐臥悉範之於羯磨思雖豔語雖
綺與橫陳嚼蠟之旨無礙也余少溺華妍摘辭側豔年
迷中陰精膽銷鑠摩登咒阿難弊燒試目連已如前塵
昔夢不復省記讀適庭之詞不執有不滯空存平等心
證真實義知爲大德之寓言才人之遊戲揩摩淨眼合
十作禮莊嚴讚歎而歸之又以爲海衆釋疑解惑也

江玉屏詞序

金牛湖靈秀甲天下茶檣酒幔牽拂於荷香柳影之間造物特鍾美於是以供詞客之陶寫故吾鄉人士無不工爲倚聲者而余獨否一則搓酥滴粉旣性所不近二則拙口鈍辭復不能作酸甜之語三則每有所作輒爲石友厲君樊榭所壓他人以詞見工余獨以詞見醜遂止不復爲樊榭出而與竹垞翁爭黃池之長橫絕一代江淮間騁風騷之逸軌者朝竹垞而夕樊榭若驂之在靳不能偏廢白嶽江玉屏氏棲遲邇水親炙樊榭几席偷聲減字得其弦外之響故竹垞無肖子而樊榭有替

人玉屏貧無立錫頗有金屋之倩盼吹簫度曲分荆節
度姬人慧而安貧以濁酒澆其塊壘輕帆柔櫓跌宕於
紅橋白塔之間其詞則蕢洲之笛譜其人則白石之老
仙也余讀書好色不下玉屏而方心沓舌自慚形穢每
一發聲輒呈傖父面目玉屏且曰子故不工此藝然久
故於樊榭甘苦疾徐之故非子不能道也盍爲我序序
玉屏之詞而感樊榭之不作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型此集行而老成典型猶在乎吾以爲樊榭有替
人者此也

迎 鑾新曲序

邃古以來生而神靈之君莫如黃帝恒以太乙與天目
在四維之歲乘龍而四巡彭祖前驅松喬俠轂入空桐
禮廣成子遊元圃禮雲臺先生謁嵯眉見天皇真人封
東岱奉中華君之具茨事大隗入金谷諮涓子過楓山
見紫府先生所遇皆超絕塵缺之真人後世迂濶之齷
儒拘曲之愿士覽真源抱朴之語輒適適然驚疑而不
信吾欲家到而戶喻之而不勝辭費也夫後世之所謂
神仙不死之徒不過於億兆庸人中獨能離去葷濁絕
滅嗜慾卽可以長生而久視而以聖王視之彼所謂方

丈麗豐之區不能不囿吾域中囿吾域中猶吾食毛踐
土之百姓也

皇帝撫萬靈函九夏水宿星飯皇然不得寧居出而省
圓首之疾苦彼爲神仙者猶復逍遙晏安藏匿而不肯
一見斯亦女青之律之所不宥者也西王母在極西之
國見於山海經爾雅不爲無稽也自黃帝後而堯見之
而穆滿見之而漢武見之彼非所謂育養天地洞陽之
極尊者耶而猶恒出而爲世主見則凡許玉斧葛稚川
者流幸而長不死尤欲得有道之君而引伸其說崇闡
其教偲偲然亟欲貢其所有以顯靈異於人主亦事理

之所必至矣

今上皇帝紀號之十有六載巡省方俗臨幸浙土洞天
福地吾浙什嘗占其三四四明龍蒼台山靈異勝迹往
往甲於天下神仙窟宅於此雲氣往來豈無聞見或化
而爲嘉禾瑞穀以荅

聖主之憂勤或變而爲喬雲醴泉以示蒼昊之靈貺
今上皇帝特厭棄文成五利之所爲命珥筆執記之臣
削封禪之文剟符瑞之志曉然示天下後世以六五帝
四三王之大道瓌珍異寶所在皆有環溢心目烏睹所
謂使者四出以求神仙耶且吾疑有仙骨者苦無仙才

木公金母之辭本王嘉所僞作真誥所載雲林右英之詩皆拙晦不可曉降而至於呂崑葛長庚丹經道曲義淺辭膚無當於騷雅之選道藏中文集之繁富者其如陶通明杜廣成然求其一篇一句之傳誦於人口者而不可得使其奏雲璈吹玉琯自撰歌曲樊然雜進於文德誕敷英畧不世出之聖主之前將恐其逡巡羞慙而自愧其措辭之不工則所謂飄飄有凌雲之氣唯吾儒之健於文事者能勝任而愉快矣吾友樊榭廐亭兩先生有挾天繪日之才藻而耻蹈襲揚馬之常故獫狝其辭詭譎其體借喬張之雅調傳征僑之逸事率先衢歌

巷舞諸父老迓 六飛於天上被之筦弦次第進御

聖天子止輦而聽之每奏一篇稱賞不置雖俳優乎使
枚臯東方朔若在畢力而爲之未能有加也嗚呼惔矣
愚者輒河漢其言予爲揣物情徵往典縱橫論列以秕
糠一世之塵濁使知授符降斗之祥不得專美於黃帝
而

聖天子一遊一豫彼神仙者皆可折箠而使也二君子
所稱述詞曲云乎哉

王崑霞北遊集序

王外史崑霞以詩名江介者近四十年已酉之春扁舟來杭余之得見也從吳君焯乙卯秋余有事至邗溝復得見於閔華廉風所掀髯縱論顛倒而不厭方外之交未有能過之也乾隆庚申崑霞展其本師之墓薄遊北平因以徧交當代之賢士推襟送抱以聲詩爲幽贊咏歌所及都爲一集而以諉余曰久交者莫子若也其有以益我乎余曰九衢冠蓋之場懷鉛握錦立壇坫者更僕數之而不竟崑霞以布衣芒屨側足其間於詩人外別置一格可不謂壯乎昔唐劉師服侯喜與韓公遊號

爲能詩軒轅彌明一衡湘間道士刺促聯句至使其喘
伏不敢復語一何怪也宗元先生吳筠爲神仙可學之
說然史稱其往來天台剡中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
酬倡至尊之爲兼杜李之放蕩奇麗夫解道德注參同
巖棲谷汲含內景而學長生者彌不操不律以從事至
若虛歇之響泠汰之質微言若元清才如雪雖古列仙
之儒曾百不得一況可責之鍊丹服食之徒乎有元至
正間句曲張貞居伯雨專意爲詩詩益高遠清妙吾以
爲具神仙之骨相者乃能爲伯雨之詩若伯雨者雖不
學道無害也崑霞舊主瓊花觀將歸維揚甘泉馬君嘯

谷今之顧阿瑛也街南書屋擬於玉山之勝草堂雅集
備有貞居之詩然則舍崑霞將誰屬哉

焚虛上人詩序

沙門不當爲詩禪以繕性詩爲悅性之具與禪礙也又
佛戒綺語語不綺則詩不工綺非釵飛釧動之謂其謂
鍛鍊而出之故鏤金錯采綺也春蠶蠟燭亦綺也屏去
綺語樸遯之響疏筍之氣肆臆衝口流而爲偈頌演而
爲機緣與禪合與詩離矣吾特以爲惟沙門可以爲詩
何也所居在空山所交無俗客口不及朝常耳不聞市
囂目不見姚冶以蒼松瘦竹清泉白石爲供養以經行
晏坐打鐘掃地爲職業以寒拾爲本師以皎晝爲程式
轉華嚴之法界衍魚山之梵唱澄心渺慮有觸卽書與

吾儒之攢眉苦想艱晚而不能安一字者勞逸殊矣間
嘗流觀禪藻所入叢林虛心採納丹霞若澹歸華林若
跡刪海幢若阿字長壽若石廉化城若借山嘉興若冬
關皆庸中佼佼者也盤山拙菴爲商邱秀水方外之交
廬山心壁爲新城所亟稱許姚江拙巢梨洲選入逸詩
嘗取其所刻觀之宮商蹇乏一拙不足以盡之石揆爲
禪宗大尊宿偃亭爲教乘大導師其寄巢二集及溪流
文字具在所謂附庸風雅非詩家正法眼藏也程材於
禪窟其難如此西湖有二詩僧一爲亦諳一爲芡虛亦
諳癯而逸芡虛秀而腴亦諳主涵青院與錢塘詩人陳

撰玉几符曾藥林厲鶚樊榭相酬唱亦諳歿而三人相
繼下世不能傳其詩也玆虛早侍 內廷荷 兩朝之
恩遇歷主聖因天竺淨慈乾峯四道場道力堅凝文采
豐贍在彼法中爲師子兒與諸詩老角力亦擲象之調
達也一筇一笠闌入南屏詩社余與梁侍講山舟相視
莫逆托契尤深入滅後有詩數卷余爲芟薙其十之三
四山舟力任刊行而以序文誣諉吾何言哉曩過淨慈
丈室放言劇論余謂禪自禪詩自詩劃然不可牽而混
也從詩入禪研聲病養清機虛心觀理骨格蒼而思力
厚夫而後禪可徐參也從禪入詩胸中先有古德機緣

不能擺脫用辭不必出處措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一
參法席公然自大浮慕詩名謂可一蹴而至不知詩雖
小道亦歷賢刼鈍辭拙口欲以拈椎豎拂之伎倆施之
相窺於本原之地五內不免輦濁一經指破不通身汗
下乎焚虛深然其言今序其詩遂爛漫言之普爲天下
禪人言詩者痛下鍼砭而津筏亦在此矣嗚呼有言不
信焚虛不作吾將誰語乎

雲巢上人詩序

雲居在城西南隅循鐵冶嶺而上山徑倭遲臨湖抱郭
誠淨侶之精廬真仙之邃宅也元中峯禪師曾此駐錫
遺像及麻履尚存外有長廊望湖上諸山如披畫幅吟
朋社叟樂其深靚游衍畢日折脚鐺邊之飯長齋繡佛
之米汁釋氏雲巢恒主之雲巢耽清吟而讀龍樹之論
得句法於吾友戴珠淵柳潔夫梵放聯吟則焚虛嶺雲
兩禪伯也有詩數卷余爲汰存其什之六七意常者不
錄語常者亦不錄颯颯乎宏秀之清音中峯山居之微
旨也循例責序四顧茫茫珠淵以窮死潔夫又以客死

焚虛滅度於淨慈嶺雲示化於龍翔六七年間湖山耆
宿凋殘卽方外之交期亦盡頽唐放筆悽愴傷懷姑以
塞雲巢之請而已豈暇競利鈍較得失於語言文字間
哉